

臺灣青年海外志願服務動機 與典範省思——「自由之夏」 的啟發

許雅惠

壹、自由之夏

在1960年代的美國，非洲裔美國人尚未能充分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屬於農業州的密西西比州（State of Mississippi），在人權與平等議題上嚴重落後，該州的有色人種絕大多數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不論是教育、居住、嬰兒死亡率等生活品質，都令非洲裔族群感到痛苦與壓迫。除了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他們也全面性地被剝奪公民權，並不時受到白人的暴力威脅。即便是他們享有選舉權利，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仍會運用各種威嚇的手法使非洲裔美國人斷了選民登記的念頭。為了鼓勵非洲裔美國人登記選舉州長，1964年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在密西西比州展開了一個「夏日計畫」（Summer Project），史稱「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道格·麥亞

當，1988/2011）。這個暑期計畫在全州建立了41所自由學校，吸引了3,000多名黑人青年學生就讀。除了數學、閱讀和其他傳統課程外，學生們還學習了黑人歷史、民權運動哲學以及領導技能，這些課程為他們在暑期志工離開後繼續抗爭提供了知識和實踐工具。

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號召下，一千多位出身於美國北方、經濟優渥、父母多屬中產階級的大學生志工，進入密西西比州，參與「自由學校」進行選民登記服務。這些多數是白人的學生志工，幾乎未曾體驗過鄉村生活，也沒有和非洲裔美國人社群接觸的經驗。學生參與志工行前訓練時，講師們除了讓學生志工瞭解密西西比州的生活現況外，也一再強調參與服務有可能遭致種族隔離主義支持者的攻擊，具有高度人身安全危險，希望能讓學生們心生恐懼並知難而退。在「致潛在志工」的信件中，他們告知了

密西西比州的情況，解釋了被捕的可能性、保證金和生活費的必要性，以及駕駛員必須為自己和車輛申請密西西比州駕照的規定。志工們還被要求閱讀幾本書籍，為這次經歷做好準備，這些書籍包括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關於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的回憶錄（*Stride Toward Freedom: The Montgomery Story*, 1958）以及莉蓮·史密斯（Lillian Smith, 1897-1966）的《夢想的殺手》（*Killers of the Dream*, 1949），這是莉蓮·史密斯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品，描述當時美國南方種族偏見和社會規範如何扼殺個人對自由和真相的追求（道格·麥亞當，1988 / 2011）。

學生志工們的主要任務是，說服非洲裔美國人做正式選舉的投票登記；其中最困難的是，勸說非洲裔美國人親自到法院去做登記。當時密西西比州仍存在著嚴重的白人與黑人種族之間的權力階層落差，以白人學生要去說服非洲裔美國人，特別是讓非洲裔美國人去面對白人優勢的司法體系確實是件相當棘手的工作。

這些白人學生志工所面對的現象是，「他們從未見識過啃噬生命的貧窮、政府帶頭違法以及辱沒人性的社會階級限制，這些都是密西西比黑人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道格·麥亞當，1988 / 2011）。當第一批志工抵達一週後，當地就有三名民權工作者在密西西比州失蹤；

夏日結束時，又有一人死亡。活動期間，教堂被焚燒、工作者被恐嚇、毆打、襲擊、逮捕、綁架等，都加劇志願服務者的恐懼。夏日志工們體驗了「解放」的經驗，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對美國和他們自身的全新視野。選民登記是這個夏季計畫的基石，最後大約有1.7萬名密西西比州黑人居民嘗試首次登記投票，但當地登記員只接受了1600份完整的申請。這些努力凸顯了聯邦投票權立法的必要性，為1965年《投票權法案》的通過創造了政治動力。

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在1988年出版《自由之夏》這本書；書中追蹤了數百名最初的志願參與者，結合了確鑿的數據與豐富的個人回憶，描繪出引人入勝的人物、事件和時代畫像。麥亞當發現，在那個動蕩的1960年代，在「自由之夏」期間，白人至上主義暴力、跨種族關係、社群生活和更開放的性取向認同，使其中許多人「在政治和文化浪潮形成並開始席捲而來時，就加入了這股浪潮」。書中充滿了「自由之夏」老兵們的回憶，記錄了促使他們南下的各種動機、暴力事件爆發帶來的恐懼、他們之間經歷的情誼和衝突，以及他們對所吸取教訓的各種感受。

該書對參與「自由之夏」運動的學生之參與歷程和往後的影響，做出深刻的分析研究。道格·麥亞當發現，參與此計

畫的學生並不是一時叛逆或年少輕狂，這些學生志工原本就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而且平時就會參與各類社團活動，特別是一些公民組織與宗教團體的活動。參與「自由之夏」的三個月期間，縱使有志工因遭受暴力攻擊而致死或嚴重身心創傷，但卻有更多志工堅持到底、奮勇組織對抗，以展現他們對於「美國夢想」背後那個貧窮與不公義世界的抗議。學生志工在自由之夏中結識了志同道合的夥伴，並種下日後參與公民社會、實踐道德理想的種子。許多人在自由之夏後，投身社會活動，包括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並成為社會參與的積極分子。數十年後的追蹤調查顯示，參與這個計畫對他們往後的生活有持續性的廣泛影響，包含職業選擇、政治信念、社區參與、甚至婚姻選擇；大多數志工持續信仰自由主義，並有三分之一的人往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道格·麥亞當，1988 / 2011）。

貳、青年志願服務的國際現況與效益

從全球的志願服務發展來看，大致可以從休閒、慈善與促進變遷等三個不同角度來分析參與志願服務者的動機、志願服務的範圍、組織結構與志工的角色（Rochester et al., 2010）等。就此三個觀點而言，參與慈善，是臺灣志願服務長期

來的主流，其次是休閒觀點，最常被忽視的應該是促進社會變遷的服務觀點。促進社會變遷，學術上也被稱為是公民社會觀點。其強調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能力一起滿足共同的需求或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自由之夏」的計畫發生於動盪的1960年代，那是一個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等新興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崛起的時代，也奠定了1980年代公民社會理念復興的基礎。作者認為「自由之夏」的青年志工，是典型的公民社會典範之志願服務。雖然時隔久遠，國家間的文化脈絡也大不相同，但當前全球青年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社會不正義議題（如貧富差距、文化衝突、教育落差、氣候變遷、生活品質等），並未因時代久遠而消失。本文以自由之夏為引，呈現臺灣青年志工海外服務的服務動機，其實是想藉由「自由之夏」的運動精神為典範，反思在一個以慈善典範為主流的當代志願服務中，青年志工能否實踐公民社會典範的志願服務。

根據「聯合國志工組織」（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簡稱UNV）的報告，2024年聯合國志工的總體年齡範圍是18-79歲，平均年齡為34歲。其中約有2,166名是年齡介於18歲至26歲之間的青年；女性志願者的比例增至59%；身心障礙人士的參與共有273名（比2023年增加41%）（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又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方案事務廳執行局的「聯合國志工方案管理年度報告」指出，該報告中詳細介紹了2024年聯合國志工方案的活動與成果，包括動員了破紀錄的14,631名志工來支持全球169個國家的和平、發展和人權工作。其中也部分體現出對青年志工的招募、特定的青年倡議，以及在國家發展計劃中對青年技能的支持措施（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提升青年志工的人數，是「聯合國志工組織」致力於執行「聯合國青年2030策略」（Youth2030: Youth Strategy）中的重要承諾；聯合國也成立特別志願基金（Special Voluntary Fund, 簡稱SVF）用於擴大青年、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族社區參與的機會。「聯合國志工組織」也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合作推動了「青年在行動」（Youth on the Move）倡議。這項倡議為年齡在20歲至32歲之間的難民、尋求庇護者、境內流離失所者和移民提供了志願服務的機會。在特定國家區域，青年志工經常扮演關鍵角色；例如，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年輕的聯合國志工（包括身心障礙者）被指派擔任為全國性的青年倡導者（Youth Champions）；在奈及利亞，聯合國志工擔任性別倡導者，並支持青少年和青年計畫；在賴比瑞亞，工作重點是透過志願服務來增強青年的工作技能；在烏干達，工作重點是緊

急應對青年技能並加強其教育。這些志願服務項目，基本上都可以對應到區域發展和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17個項目，但青年服務又特別對應到永續發展目標4、5、8、13、16等。其中，貢獻度最高的目標是SDG 16（和平、正義和健全的制度，27%），其次是SDG 5（性別平等，23%）（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聯合國志工組織」透過特定倡議和經費支持，積極地將青年群體（尤其是在18至26歲之間）納入其全球志願服務隊伍，關注青年技能和發展，並將青年技能發展納入國家層面的合作活動中。一方面讓青年能夠參與國際和平與發展工作，同時也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在服務過程中，部分方案也特別強調性別平等之促進，包括擔任性別倡導者、發展失學女童的技能，並支持非歧視性的教育政策、支持特定弱勢難民、尋求庇護者、境內流離失所者和移民等。甚至有些志工服務是由年輕的身心障礙者來負責（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青年志願服務的公共治理與策略》報告指出（Gagliardi, Perez-Raynaud, & Robinson, 2024），超過40%的OECD國家設有國家級的青年志願服務或公民服務計畫，這些

國家的青年志願服務計畫在過去20年中變得非常普遍。該報告指出，設立國家層級的青年志願服務或公民服務計畫，與年輕人參與志願服務的程度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在有提供國家層級的青年志願服務計畫的國家中，平均有28%的年輕人曾參與志願服務，而在沒有此類計畫的國家中，這一比例僅為21%。以青年參與趨勢來說，2023年，平均有24%的年輕人（15-29歲）在過去一個月內曾為組織提供志願服務，略高於其他年齡層（30-49歲和50歲及以上均為22%）。在22個OECD國家中，年輕人的志願服務比例高於總人口平均（Gagliardi, Perez-Raynaud, & Robinson, 2024）。

為什麼要鼓勵青年從事志願服務？從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投資效益來說，青年參與志願服務的效益，首以「青年賦權」與「技能發展」為首，可以幫助青年成功地過渡、邁入成人階段，成為一個能認同社會、文化的好公民。而培養年輕人的公民參與信心，並加強他們與民主機構的連結，也可以促進社會團結、社會包容和韌性（United Nations, 2023）。

其次，青年參與志願服務，對青年未來成功進入職場就業有重要影響；志願服務能幫助年輕人發展寶貴的硬技能和軟實力，從而提高他們的就業前景。在義大利，對「全民公民服務」（Universal Civil Service, UCS）的評估發現，參與

該計畫使年輕人的就業能力平均提高了12%。如果再加入培訓與認證等機制，將可以更加鞏固青年的成功發展。該報告指出，至少有12個OECD國家和歐洲團結服務團（European Solidarity Corps）提供志願者培訓機會。奧地利、法國、德國、盧森堡、荷蘭、葡萄牙和歐盟會向年輕志願者頒發技能認證（例如奧地利的「志願者護照」）。雖然無法持續追蹤青年們的就業發展受到那些影響，但從2020年至2023年間，已有8.7%在聯合國秘書處服務的志願者成功轉換為正式職員，這證明了「聯合國志工組織」能夠為聯合國帶來多方面人才（Gagliardi et al., 2024）。

然而，這些工作都需要國家政策來加以引導並提供支持；面對Y世代、Z世代的青年，也存在許多治理上挑戰。例如，為了促進社會多元性與包容性，計畫設計和具體措施，特別是針對弱勢和邊緣化青年群體（例如失學青年或「未就業、未就學、未受訓」（NEET）青年）需要特別的設計。聯合國的報告指出，透過權力下放、數位化和利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平臺，「聯合國志工組織」提高了效率，國內志願者的媒合派任速度平均為20天，超過了原策略框架設定的目標（23天）（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由於青年志願服務計畫的規劃與執行

往往複雜，有效的跨機構協調是成功實施的關鍵因素。透過「變革理論」（Theory of Change, ToC）來闡述計畫的邏輯，有助於進行影響評估。例如，聯合國就成立特別志願基金（Special Voluntary Fund），特別志願基金的策略用途包括應對緊急情況、擴大青年、身心障礙者和原住民族社群的機會，並支持志願服務研究。以滿意度和發展目標來說，聯合國92%的志工陳述，他們的任務為其帶來個人和專業發展。「聯合國志工組織」在2024年擴展了學習機會，有11,269名志願者參與了167項學習活動（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更積極的是，為了促進志願服務的影響力，2024年已有36個會員國提交了《自願國家審查》（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s），其中有23個國家肯定了志工對永續發展目標的正面影響（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舉例來說，英國青年對全球議題及跨國社會參與表現出高度關注與積極性。研究指出，青年雖對傳統政治過程感到疏離，但仍希望透過國際交流、社會行動與數位平臺與全球青年互動，以學習新技能、分享觀點與建立跨文化網絡（Pavic, Furphy, McGinn, Carr, & Shelley, 2024）。其中，教育與技能培育被視為促進青年全球參與的關鍵因素，政策制定者與教育機構應提供支持，如國際志願服務、學生交流計畫及

社會行動方案。英國的《下一個世代》（Next Generation）報告強調，青年參與需展現「有意義的參與」（meaningful engagement），而非僅形式上的參與；有效的跨國參與則依賴制度支持、導師指導與結構化計畫，以確保青年能在實踐中獲得學習與社會貢獻的雙重效益（Pavic et al., 2024）。

就當前國際的青年志願服務的現況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多元性（diversity）和包容性（inclusion）是當前志願服務發展的重要議題。志願服務已不再是傳統的「利用閒餘的時間」去做助人的工作，而是強調不同族群、性別和性傾向、年齡、身體狀況、社經地位等，共同去關注某些社會議題。尤其是呼籲全球積極促進讓女性、青年、邊緣化族群、難民及LGBTQIA+等都能平等參與志願服務。此外，青年志工對於永續發展目標最大的貢獻是在SDG16（和平、正義和健全的制度），作者相信，青年志工積極實踐公民社會典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自由之夏運動的激進、衝撞與對年輕生命的影響，即便無法在當前的青年世代生活中再現，也會是個令人嚮往、迴盪的隱喻和啟發。

參、參與國際志願服務的動機

掌握志工的參與動機有利於志工招募、維繫志工及建立長期的跨國合作關

係，亦可提升志工的滿意度。不論是國內志願服務或國際志願服務，多樣的志工參與動機大致上可分為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利他或人道精神的動機是他人導向的，是希望透過志願服務成就他人的福祉；而利己的動機是志工希望在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從中獲益，而這種獲益不是物質上的報酬，通常是精神上的回饋、人力資本的成長或社會關係的擴展。通常年輕人投入志工是為了豐富、成就自己的學習、事業或是「去探索世界」；老年人做志工則是為了讓自己感覺「還有用」、「不跟社會脫節」（Okun & Schultz, 2003；引自Nesbit, 2012）。

Otoo與Amuquandoh（2014）從赴非洲迦納服務的410名國際志工的研究，發現國際志工到迦納服務有利他與學習、慈善、社會化三大動機，其中最主要的動機是利他與學習。投入國內志願服務和國際志願服務的動機有其共通處，但也有部分差異。Proyrunroj（2020）研究了14位泰國人和15位西方人士到泰國曼谷參加志工旅行者，發現泰國人和西方人士的參與動機相似的地方是：想要獲得新的經驗、尋求個人的發展和成長、志願服務工作內容符合個人的興趣；參與動機不同的是，泰國人想追求內在的快樂，但是西方人士則是想幫助別人、想深度瞭解泰國文化、想結交新朋友和想看看曼谷及泰國其他地方。

Kwan與Wray-Lakem（2023）指出，許多國家實行強制性青年學生志願服務制度，旨在培養青少年長期服務能力，但這項政策未必能促使青少年在成年後積極參與志願服務或公民事務。人們對不同的校內志工服務環境及其與青少年志工服務動機之間的互動也知之甚少。該研究透過對50名新加坡青年進行深入的回顧性訪談，瞭解青少年在校內強制性志願服務經驗中的差異，這些差異源自於青少年動機與學校環境之間的互動。研究結果發現，年輕人的志願動機分為內在動機（intrinsic）、外在動機（extrinsic）、以及無興趣（amotivation）。學校的志願服務文化和實踐與青少年的志願服務動機存在重要的交集和影響。擁有濃厚內在志願服務文化的學校能夠提供高品質的志願服務體驗，使所有學生受益；而那些對志願服務關注度較低或僅關注於外在因素的學校，則往往會強化學生的外在志願服務動機或使其喪失志願服務動機。教師角色也很重要，好的老師能提升學生參與體驗，而不積極或形式化（ineffective）的教師可能使經驗淺化、照章行事（templated）或只完成任務。Chen等人（2022）之研究將重點放在中美文化對志工動機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的志工更容易受到集體主義的影響，而美國的志工更容易受到個人主義的影響。

〈志工功能量表〉（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 是最常用來測量志工動機的工具，此一測量工具將志工參與動機分成六類 (Clary et al., 1998) (表 1)。Meneghini (2016) 運用〈志工功能量表〉針對 77 位義大利國際志工所做的研究，發現「價值」和「理解」，利他、人道精神、學習新的經驗、知識及技能是義大利國際志工的最重要動機。生涯發展、獲得社會認同、逃避個人生活困境、提升自信與自尊則較不是投入國際志願服務的動機。此外，想要認識異國文化而投入國際志工是比較特殊的重要動機。Meneghini 進一步將表現個人人道精神的價值和期待透過文化學習改善他人福祉的工具性動機，歸類為「外在導向」(outward focused) 的動機；而試圖透過國際志工想改變自己覺得空虛、沒有意義的生活，而不是他人導向的動機則為「內

在導向」(inward focused) 的動機。

Brown (2005) 則發現參加「志工旅行」的人有四種主要的動機：文化融入、回饋與改變、找尋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家庭連帶關係。參與者希望融入在地的文化是希望與在地人建立關係；參與者的動機若是回饋與改變，則是付出服務不求任何回報，以讓志工旅行賦予意義。對第一次參加志工旅行者來說，結交朋友、尋找志同道合者相處一段美好的時光是常見的動機。部分參與服務者會帶著家人、子女一起參加志工旅行，其動機則是想強化家庭關係、提供子女學習體驗機會。

亦有研究者採用推拉觀點 (the push-pull model) 來探討志工的參與動機，推力動機是說明志工參與的欲求，拉力動機則主要是目的地之吸引力。潘澤仁運用參與觀察、私人日記和深度訪談法，探討

表 1 志工功能量表

動機	說明
1. 保護性動機 (Protective Motives)	保護自己免於生活上的困境
2. 價值 (Values)	表達個人的利他與人道精神的價值
3. 生涯 (Career)	促進個人的生涯發展
4. 社會 (Social)	建立和強化社會連結
5. 理解 (Understanding)	獲得知識、技術與能力
6. 增強 (Enhancement)	幫助自己的成長與發展

資料來源：Clary 等人 (1998)。

臺灣14位參加海外志工服務的參與動機（Pan, 2012）。她從推拉理論的觀點主張，臺灣學生參與國際志願服務的拉力因素包含：接受挑戰、想確認自己異國的認知、希望認識海外的民眾及體驗異國文化；推力因素則包含想擺脫既定的生活和放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與自我探索、回饋、結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花費便宜的旅行、他人的鼓勵、父母的期待等。

不論是利他、利己、外在或內在導向，國內志願服務與國際志願服務的參與動機有許多類似，但最大的不同應屬國際志願服務可以「增強文化學習」。透過國際志願服務不僅可以瞭解在地社區的社會文化，同時可學習在全球化世紀下所必須的多元文化能力（Lough, 2011）。由於參加國際志願服務的人絕大多數是年輕人，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國際志願服務是一種全球公民權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雖然全球公民權教育是一個相當有爭議的概念，它可能是殖民主義式的教育，以「北半球」的觀點帶有家長式主義的作風去幫助南半球的「落後」地區。非洲是許多西方國家從事國際服務的據點，而近年來志願服務的「去殖民化」（decolonize volunteering）是國際志願服務所關注的議題，或許全球公民權教育應可融入非洲ubuntu的主要哲學觀點。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細探討ubuntu的涵義，建議可參閱張英陣（2021）一

文。

雖然聯合國持續呼籲，青年實踐公民社會典範，應是志願服務的重要面向；但不可否認地，1990年後社會意識形態大轉型，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重視個人發展與權利，其實已將多數人的行動引導至功利與效用主義上，正如展現在高等教育目標上的，教育目標已從培養積極公民，轉向提升學生就業力；故而年輕世代者對於改變社會、消彌不正義等結構性議題感知能力也逐漸減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參與志願服務的動機，傾向自我成長與利他的慈善服務亦可以理解。

肆、臺灣青年海外志願服務分析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節主要呈現的是作者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之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計畫的成果資料分析；資料來源均為教育部所提供之民國108年和民國109年參與教育部海外志工服務團隊共計183份成果報告。成果報告資料包含經費補助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摘要表、及成果報告書。透過成果報告的資料閱讀中，瞭解服務團隊在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計畫所花費的金額分攤情形、志工人數、志工男女比例、教育程度、服務人數、服務時數、是否有發生意外事件、及團隊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情形等等。惟因2020年前後產生新冠肺炎全球

性疫情，是否有原規劃志願服務團隊因故取消海外服務，不得而知；但所納入183份成果報告均為確實完成服務者。

該研究之分析方法以混合研究設計為主，分別為量化類統計分析與質化深度訪談。透過對183份成果資料報告之編碼、排序、分析（含團隊執行年份、教育部青年署補助金額、團隊成員收費金額、學校自籌金額、其他經費來源、學校區域、男性志工人數、女性志工人數、服務國家、學歷、受服務人數、受服務弱勢人口總數、服務總時數、是否有意外事項、意外事項類別、SDGs達成目標、成果報告內容有無整體執行過程說明、有無提供個別成員心得報告、有無進行成效評估及成果報告資料豐富度等）。歸納出表四之圖像。

另為掌握「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計畫」的環境動機與受訪者動機、執行過程動態調整等議題，另以深度訪談法訪談了20位受訪者，指導老師六位及參加海外志工的學生14位。受訪選擇指導老師的原則採用立意抽樣，主要的指標是在大專校院及非營利組織中邀請受訪者，另外也考量區域的差異，期待在北、中、南、東都有受訪者；最後共有四位女性、二位男性指導老師參與；二位是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四位是在大專院校任教的教師。這六位師長中，二位在非營利組織的工作者都是第一次帶領海外志工服務，兩位男性教師有二

至三次的帶領經驗，兩位女性教師則有八次以上的經驗。

參加海外志工服務的學生則採用便利抽樣，輔以滾雪球抽樣。來源有三種：一是從填答問卷中挑選答覆問卷詳實的學生發出邀請函與研究說明書；二是邀請受訪老師推薦具有服務熱忱的學生。第三是研究團隊從青年署提供的名冊中找參與海外志工服務計畫較多主動發出邀請。受訪的學生中有一位是高中畢業那年參加海外志工服務，其餘都是在大學或研究所的時候參加；受訪者有10位女性，四位男性；已畢業就業中的有三位，七位當時就讀大學中，四位就讀碩士班；來自北部的學校最多有七位，四位來自中部大專校院，三位就讀東部的學校，未有南部學校學生接受訪談。研究分析後發現，學校支持與否對海外志工服務有較大影響，但學校所在區域影響不大；有部分學生到過幾個國家服務，但以去東南亞的10位學生居多，其中有五位去過泰國，各有二位去過柬埔寨與越南，各有一位去過緬甸、馬來西亞和印尼。有一位學生去過印度服務，到過非洲的有四位，大陸有一位。

二、研究過程、倫理與資料分析

本計畫的質性研究仍以個別深度訪談為主。於2021年4月完成問卷調查與初步的量化分析，在獲致初步成果圖象後，開始邀請訪談對象並安排個別深度訪談。然

因2021年5月即因臺灣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轉趨嚴峻，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訪談改為視訊訪談。在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所有20次的深度訪談都以Google Meet或LINE做一小時左右的視訊訪談。

在以電子郵件、電話或LINE徵求受訪者同意後，我們會先將研究說明、受訪同意書、訪談大綱及受訪者基本資料表寄給受訪者，並在約定的時間進行訪談並徵求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或錄影、說明研究隱私保護與保密承諾。總計20次的視訊訪談中有18次是研究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進行訪談，有兩位學生的受訪者是由碩士班助理協助完成訪談。深度訪談的執行期間從2021年5月21日至7月12日。

分析的第一階段由主持人負責閱讀訪談稿，並根據文本脈絡直接做編碼（coding），之後再依據海外生活經驗、參與動機、行前準備、計畫執行、計畫的影響、成功因素、未來期待最為分類標準，將所有的編碼放入這些類型，若無法歸類的編碼則暫時放置在其他。例如執行海外志工服務所遭遇的困難這個議題，初步分析時的編碼有：語言溝通、國家體制差異、跨文化理解、團隊合作、溝通衝突、設備設施、教材不足、政治局勢、突發事件等。受訪者均被邀請以提供代稱用於報告內容。

在嚴謹性確認部分，本計畫的訪談過

程中，我們盡力以開放的態度與受訪者對話，讓受訪者放心表達自己真正的感受。雖然因疫情關係不方便採取面對面的訪談，但感謝所有受訪者願意打開視訊和我們「面對面」的對話。20位深度訪談資料的豐富度也讓我們足以理解海外志工服務的脈絡。可惜的是，該研究並無法深入訪談到受服務對象與地區的利害關係人。

伍、臺灣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的動機

研究分析顯示，受訪學員普遍缺乏長期海外居住經驗，多數僅具短期旅遊經驗，少數經濟弱勢者甚至是首次因參與海外志工服務而出國。海外志工服務並非一般觀光，而是一種兼具「責任」與「學習」屬性的跨文化體驗旅程，需完成服務任務並進行社會互動與文化理解。此經驗使參與者能感知不同社會處境，突破旅遊中的「觀光式接觸」，進而接觸社會真實面貌。

多數參與者具有先前志願服務或服務學習經驗，顯示過去的志工參與具有「累積性作用」，可作為進一步投入國際志願服務的促發因素。家庭經濟條件、父母支持與心理預備亦扮演關鍵角色，成為是否能跨出國際服務的社會與心理門檻。

參與動機方面，受訪者呈現多元動機，包括：自我探索與跳脫舒適圈、文化

理解與增廣見聞、技能學習與專業應用，以及助人利他的內在價值實踐。有部分參與者視之為生涯探索或專業定位策略。本研究亦顯示，參與者的動機兼具利己與利他性，呈現交互影響，而非二元對立。

宗教信仰在部分參與者中扮演「道德資源」的角色，不僅提供服務正當性，亦成為面對挑戰時的心理復原力。整體而言，海外志工服務兼具社會學習、文化體驗與自我認同建構功能，並有助於青年培養全球公民意識與公共參與能力。

以下呈現受訪者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之經驗與動機，包括參與次數、服務期間長短、在團隊中所擔任之角色與實際支出情形；動機部分則透過11題Likert五點量表題項進行分析，並進一步進行信度與因素分析。

一、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參與態樣

(一) 近四年參與次數

表2呈現的是183份服務團隊成果報告的統計分析；多數受訪者為首次參與青年海外志工服務（N=396人，占74.7%）；參與兩次者107人（20.2%）；三次以上者僅占5.1%（27人）。可見青年海外志工服務過程中，參與者多屬初次參與者。整體計畫期程以「8-14日（2週）」為最多（248人，46.8%），其次為「15-21日（3週）」（145人，27.4%），另有83人（15.7%）曾參與為期一至兩個月之服務

活動。顯示多數服務期間介於兩至三週之短期密集型服務模式。

個人實際支出金額，在最近一次參與服務之自付費用方面，支出「2萬-5萬元」者占最多（219人，41.3%）；其次為「1-2萬元」（167人，31.5%）；另有124人（23.4%）支出未滿1萬元。平均支出為21,206.61元，中位數為15,000元，眾數為20,000元。顯示參與國際志工具有一定經濟成本，可能形成參與門檻。

二、參與海外志願服務之動機分析

此處呈現的11項服務動機分析之題目，採五點量表測量。整體結果顯示，受訪者對參與志工服務之公益性、能力養成與文化體驗等因素具有高度認同。其中認同比率最高之前三項為：（一）「藉由志工服務可擁有富有挑戰性和有意義的經驗」（98.8%同意或非常同意）；（二）「參與志工服務是想多瞭解不同文化」（97.9%同意或非常同意）；（三）「不論就學或就業期間，志工服務可學習有用技能」（95.1%同意或非常同意）。

相對認同程度較低者則為「參與志工服務是因為課程要求」（83.2%不同意）。顯示受訪者的參與動機以自主性、內在價值及文化體驗為主，而非外在規範或課程要求。

透過因素分析技術，參與動機共萃取出兩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表 2 參加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經驗 N=530

變項	次數	(%)	變項	次數	(%)
1. 近4年內參加過幾次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			3. 最近一次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擔任什麼角色？		
1次	396	(74.7%)	總召集人	80	(15.1%)
2次	107	(20.2%)	組長	128	(24.2%)
3次	19	(3.6%)	成員	322	(60.8%)
4次	7	(1.3%)			
5次	1	(0.2%)			
2. 最近一次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的執行活動時間大約幾日？			4. 最近一次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自己「實際支出」的金額約為新臺幣多少元？(含食宿、交通.....等。)		
1-7日(1週)	21	(4.0%)	未滿1萬	124	(23.4%)
8-14日(2週)	248	(46.8%)	1萬-2萬	167	(31.5%)
15-21日(3週)	145	(27.4%)	2萬-5萬	219	(41.3%)
22-28日(4週)	33	(6.2%)	5萬以上	20	(3.8%)
29-62日(2個月內)	83	(15.7%)			
			4-1 最近一次參與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自己「實際支出」的金額約為新臺幣多少元？(含食宿、交通.....等。)		
			平均數	21,206.61	
			中位數	15,000	
			眾數	20,000	

資料來源：張英陣與許雅惠（2021）。

表 3 受訪者參與動機 N=530

變項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不確定	同意	非常 同意
1.我參加志工服務是希望藉此來減少社會或經濟上的不平等。	次數	5	37	99	275	114
	(%)	(0.9%)	(7%)	(18.7%)	(51.9%)	(21.5%)
2.不論就學或就業期間，志工服務的經驗可學習到有用的技能。	次數	2	7	17	227	277
	(%)	(0.4%)	(1.3%)	(3.2%)	(42.8%)	(52.3%)
3.我想藉由幫助別人來改變現狀。	次數	2	21	62	260	185
	(%)	(0.4%)	(4%)	(11.7%)	(49.1%)	(34.9%)
4.因為我的朋友或同事參與志工服務，所以我也投入。	次數	22	105	64	245	94
	(%)	(4.2%)	(19.8%)	(12.1%)	(46.2%)	(17.7%)
5.學校或組織主動邀請我參加志工服務。	次數	26	142	73	199	90
	(%)	(4.9%)	(26.8%)	(13.8%)	(37.5%)	(17%)
6.參與志工服務是因為課程的要求。	次數	219	222	43	40	6
	(%)	(41.3%)	(41.9%)	(8.1%)	(7.5%)	(1.1%)
7.參與志工服務是想結交朋友和多認識一些人。	次數	17	40	54	292	127
	(%)	(3.2%)	(7.5%)	(10.2%)	(55.1%)	(24%)
8.參與志工服務是想多瞭解不同的文化。	次數	1	4	6	200	319
	(%)	(0.2%)	(0.8%)	(1.1%)	(37.7%)	(60.2%)
9.藉由國際志工服務可以去國外旅行或生活。	次數	8	22	35	248	217
	(%)	(1.5%)	(4.2%)	(6.6%)	(46.8%)	(40.9%)
10.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可獲得國際經驗和語言技能。	次數	3	10	45	252	220
	(%)	(0.6%)	(1.9%)	(8.5%)	(47.5%)	(41.5%)
11.藉由志工服務可擁有一個富有挑戰性和有意義的經驗。	次數	1	1	4	164	360
	(%)	(0.2%)	(0.2%)	(0.8%)	(30.9%)	(67.9%)

註：統計分析共歸納 530 份樣本，經將反向題轉正後進行信度檢驗，整體量表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727。經檢視題項後，為使因素構面更趨集中於內在動機，而非外在課程要求，故刪除第 4、5、6 題，以提升量表整體一致性。KMO 取樣適切性值為 0.784，達可分析標準。Bartlett 球型檢定為 881.744， $p=0.000<0.05$ ，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資料來源：張英陣與許雅惠（2021）。

53.805%。這兩個因素包含，因素一：「實踐／利己性動機」，包含旅行體驗、文化接觸、國際經驗、語言技能與人際互動等項目，因素負荷量介於.746～.656，特徵值為2.949，解釋變異量為38.867%。此因素反映青年志工參與的個人成長與實用導向。因素二：「價值／利他性動機」，涵蓋助人、社會責任、技能學習與意義追尋等項目，因素負荷量介於.762～.560，特徵值為1.655，解釋變異量為16.938%。此因素呈現參與者基於社會責任感與自我實現的利他性動機。

舉例來說，受訪者DK394從小到大都是在鄉村生活，小學、中學、高中、大學都是在鄉村的學校，即使是現在就業了也是在長年生活的小村莊鄰近的小鎮，下了班還是回老家。DK394的家境並不富裕，參加過2次的海外志工服務都是去越南。第一次海外志工服務是她的第一次出國經驗，未來也希望到德國進修：

我從來都沒有出過國。我出國這件事情是為了我想要看見這個世界。……這世界上有很多跟我們不同文化的、不同國家的地方。……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我還是想要去跟不同文化的人有一些互動跟連結。然後這樣子才反觀我自己身處臺灣的時候，我才可以看見原來自己是渺小的吧～就是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等著我去學習。

M1參加過2次到非洲的海外志工服務，她想要親眼見識媒體對非洲情況的報導是不是一種刻板印象，也想對非洲國家有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希望能夠真的去……親眼認識非洲，因為之前大家對於非洲的刻板印象嘛～或是認識像平面媒體所報導的當地的饑荒啊～然後很貧窮啊～沒有什麼食物啊～然後很不乾淨啊～沒有辦法取得乾淨的水這些，然後就希望真的能夠實際到當地去……去探索吧！去看是不是真的是跟平面媒體講的，還是他們是騙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2題「志工服務可學習有用技能」與第11題「可擁有富有挑戰性和有意義的經驗」在利己與利他兩面向皆具有詮釋空間，反映青年志工動機兼具多重面向與交互性。整體而言，本研究顯示青年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的動機結構具有「利己式實踐追求」與「利他式價值實現」兩大核心面向，且參與經驗多為首次、短期、以成員角色為主，並須自付一定費用，突顯其探索性與自我實現導向特徵。

小燕子是單親家庭中4個子女中的老大，由於具有低收入戶的身分，她更能去理解、更能感同身受他人的處境：

之前我也是被臺灣的社福團體幫助到現在，其實我一直覺得受人家幫

助、需要別人的幫助並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入選國際志工時就有問大家你為什麼想要來？很多人給出來的答案都是我想要脫離我的舒適圈，因為臺灣的大學生真的過的很快樂，連自己也覺得臺灣的大學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的生活圈。但是不去參加有一方面可能也是覺得害怕去嘗試與害怕去改變對於一個陌生的環境可能還是沒那麼喜歡，所以還是想待在自己的熟悉的地方比較不會受傷害，不過也有可能是因為海外的限制太多了，因為出國是沒有網路也很少在用手機的，較難克服這個外在的障礙與內在的阻礙，就是缺乏成就動機。

一中在國內一直都有參與志願服務，曾參加過一次泰北的海外服務，他仍期待有機會再參加海外志工服務：

會想再去參加海外志工服務，一方面是因為喜歡去服務，另一方面是喜歡當地學生帶給我們的感受，引用曾聽學姊說的話：「每一年去都可以看見他們在長大，他們可能會忘記你的名字，但是你交給他們的東西會留下」，所以覺得對他們會有一定的幫助，而且也會帶給自己很大的肯定。

從臺灣的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的

經驗來看，自我成長的自利、利他的慈善服務，仍是主要的參與動機，基本上呈現臺灣青年海外志願服務的「慈善服務」典範。這應是受到臺灣整體志願服務發展的影響；因為在臺灣推動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公民社會的服務典範長期被忽視。國際上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動機多是希望能瞭解多元文化，這其實是追求全球正義的起點。但我們仍須深度反思，所謂的認識多元文化是體驗飲食、服飾、節慶的文化差異？還是應該更深入地去瞭解區域差異下的文化價值理念？

此外，志願服務過程中是否涉入殖民主義的意識？1990年代以後，全球的民主政治意識真實性在經濟掛帥、媒體影響下逐步式微，雖然對比1960年代的「自由之夏」，民主程度已獲形式上的保障，但是真正的公民參與、行動有否落實？民主不是投票選舉中的激情，而是持續、深入的關懷他者的行動。日常生活中的身心障礙者、移民、移工、少數族群、女性權益、乃至普遍性嚴重惡化的貧富懸殊，這些民主議題都值得臺灣青年在投入海外志願服務時，更勇敢地去接觸、省思與採取行動。

陸、典範轉移之可能？慈善、倡導與治理

聯合國所提倡的志願服務有「自助

表 4 參與動機因素分析摘要表

面向與名稱	題項與題目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可解釋變異量
因素一： 實踐/利己動機	9.藉由國際志工服務可以去國外旅行或生活	.746	2.949	38.867%
	8.參與志工服務是想多瞭解不同的文化	.736		
	10.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可獲得國際經驗和語言技能	.697		
	7.參與志工服務是想結交朋友和多認識一些人	.656		
總計	共4個題目			
因素二： 價值/利他動機	3.我想藉由幫助別人來改變現狀	.762	1.655	16.938%
	1.我參加志工服務是希望藉此來減少社會或經濟上的不平等	.737		
	2.不論就學或就業期間，志工服務的經驗可學習到有用的技能	.700		
	11.藉由志工服務可擁有一個富有挑戰性和有意義的經驗	.560		
總計	共4個題目			
KMO取樣適切性 量數為0.784	Bartlett球型檢定 為881.744	整體總變異量為53.805%		

資料來源：張英陣與許雅惠（2021）。

互助」、「慈善服務」、「社會倡導」和「參與治理」四種類型。其中最普遍被認可的是慈善服務典範；但社會倡導和參與治理，卻是最具有民主典範的公民社會精神。目前臺灣整體的志願服務傾向於慈善型服務，參與社會運動或自我治理的工作，多數仍未被認定是志願服務（張英陣，2011）。

然而，當前有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是結構性因素所造成，慈善典範的志願服務不僅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甚至可能給弱勢族群帶來負面的烙印。作者認為，臺灣在既有的慈善典範之基礎上，應大力強化民主取向的公民社會典範。引導青年志願服務轉型為民主學校與公共領域，在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中培養民主素養，並促成志願服務成為民主自治、討論公共議題的公共領域。這正是本文以「自由之夏」為例、為題的初衷。誠然，由於缺乏長期追蹤研究，現有各國對於這些參與志願服務的青年們，其後續的公民參與、生涯軌跡，以及對在地發展成效的長期影響（Thapa, 2024），仍缺乏系統性的追蹤。他們將來會演變成更負責任的成人公民嗎？他們會持續成為意見領袖嗎？他們會關心社會中的不公義問題嗎？

當前的青年族群，大量成長於社群媒體時代，資訊來源豐富，但生活經驗相對貧瘠。媒體社群不只是資訊平臺，也可能是新型的政治學習與政治社會化的參與空

間，能培養公共討論能力與公民責任感。但這仍需要更多的理性對話與教育引導；只有當青年具備批判性思考與媒體素養，社群媒體的使用才可能轉化為民主參與，而非僅有表層或情緒化的互動；此為促進深度公民參與的關鍵。因此，在理解當前臺灣青年參與海外志願服務的圖像之際，作者也想呼籲，指導教師們應引導學生批判性地使用網絡資訊，讓公民教育結合數位素養與社群媒體實踐，鍵盤俠不應只是躲在虛擬的身分背後，而是真正走出舒適圈，走入需要被社會正義關注的範疇與真實世界。

「自由之夏」雖是美國1960年代特殊背景下的計畫，但其所關切的公民權與不正義問題，卻延續至今。民主治理的過程中，如果僅以菁英統治為主（della Porta, 2014; Streeck, 2011），那所謂的民主政治，也不過是個「膚淺的民主」（weak democracy），距離公民能實際參與治理的「堅實的民主」（strong democracy）仍有一段距離（Barber, 2004）。英國病理學家威金森與皮凱特從國際比較研究中發現，影響各國的健康與生活品質之最重要因素是「社會是否公平」（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2018/2019）。臺灣青年除了要努力拚經濟之外，是否可能致力於社會的公平分配與深化民主？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富裕國家中年輕世代更容易感受到社會不平等與無奈，

故而在生活上寧可採取「小確幸」的態度，在職場上選擇「躺平」與「放下」，這是否也應驗了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1923-2013）所言，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還是我們願意抱著一絲希望，相信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the global anti-capitalist movement）所主張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對照於「自由之夏」的學生志工以和平的方

式，冒著生命危險追求民主，我們要問，臺灣青年有可能透過志願服務，追求「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促成一個「堅實的民主」社會嗎？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青年海外志工、社會倡導、公民治理

參考文獻

- 張英陣（2011）。〈慈善與變遷：我國志願服務發展的特色〉。《社區發展季刊》，133，500-510。
- 張英陣（2021）。〈Ubuntu & Fratelli Tutti：社會工作價值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75，312-323。
- 張英陣、許雅惠（2021）。《海外志工服務之社會影響力分析》。教育部。
- 理查·威金森、凱特·皮凱特（Wilkinson, R., & Pickett, K.）（2019）。《收入不平等：為何何人過得越好，我們越焦慮？》（溫澤元譯）。時報。（原著出版年：2018）
- 道格·麥亞當（McAdam, D.）（2011）。《自由之夏》（黃克先譯）。群學。（原著出版年：1988）。
- Barber, B. (200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avic, A., Furphy, H., McGinn, M., Carr, N., & Shelley, T. (2024). *Next generation UK 2024*. British Council. <https://doi.org/10.57884/93HG-4K20>
- Brown, S. (2005). Travelling with a purpose: Understanding the motives and benefits of volunteer vacationer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8(6), 479-496. <https://doi.org/10.1080/13683500508668232>
- Chen J., Wang, C. & Tang, Y. (2022) Knowledge mapping of volunteer motivation: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88315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883150>

- org/10.3389/fpsyg.2022.883150
- della Porta, D. (2014).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Comparing 1989 and 2011*.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25, from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689323.001.0001>
- Clary, E. G., Snyder, M., Ridge, R. D., Copeland, J., Stukas, A. A., Haugen, J., & Meine, P. (1998).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s of volunteers: A func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516-1530.
- Kahne, J., & Bowyer, B. (2018).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ac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5(3), 470-493. <https://doi.org/10.1080/10584609.2018.1426662>
- Kwan, J. Y., & Wray-Lake, L. (2023). “Why are we doing this in the first place?”: Youth motivations, school environments, and volunteer experiences in a system of compulsory school-based volunteerism.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45(4), 1065-1079. <https://doi.org/10.1080/02188791.2023.2251708>
- Lough, B. J. (2011). International volunteers’ percep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5(4), 452-464.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10.06.002>
- McAdam, D. (1988). *Freedom summ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eghini, A. M. (2016). A meaningful break in a flat life: The motivations behind overseas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5(6), 1214-1233. <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6630834>
- Nesbit, R. (2012). The influence of major life cycle events on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1(6), 1153-1174. <https://doi.org/10.1177/0899764011429181>
- Gagliardi, P. Perez-Raynaud, O. & Robinson, A. (2024). *Promoting youth volunteering and civic service engagement: A stocktake of national programmes across OECD countries*. <https://doi.org/10.1787/39659e6a-en>
- Otoo, F. E., & Amuquandoh, F. E. (2014).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tivations for volunteering: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ourists to Ghana.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11, 51-57. <https://doi.org/10.1016/j.tmp.2014.04.001>
- Pan, T.-J. (2012). Motivations of volunteer overseas and what have we learned-The experience of Taiwanese students. *Tourism Management*, 33(6), 1493-1501.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12.02.003>
- Rochester, C., Paine, A. E., Howlett, S., & Meta Zimmeck, M. (2010). *Volunteering and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 Proyrungroj, R. (2020). Volunteer tourism: motivations of Thai tourists and western tourists. *Europe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4, 2408. <https://doi.org/10.54055/ejtr.v24i.410>

- Streeck, W. (2011). *The crisis in context: Democratic capit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https:// doi.org/10.2139/ssrn.1950558](https://doi.org/10.2139/ssrn.1950558)
- United Nations. (2023). *Youth 2030: Progress report 2023*.
- 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1). *State of the world's volunteerism report 2022: Building equal and inclusive societies*. https://swvr2022.unv.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UNV_SWVR_2022.pdf
- 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2025). *UNV 2024 annual report*.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25, from <https://www.unv.org/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24>
- Thapa, R. (2024, July 9). *Making development accountable to youth*.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November, 24, 2025, from <https://accountability.worldbank.org/en/news/2024/Making-development-accountable-to-youth>